

丹崖書論



林 鵬 著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林
鹏著

丹崖書論

衛俊秀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崖书论 / 林鹏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57-0031-2

I. 丹… II. 林… III. 汉字—毛笔字—书法理论—研究—
中国—清代 IV.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816 号

丹崖书论

著 者: 林 鹏

责任编辑: 宁志荣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9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三晋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三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031-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月崖書論

張頷謹題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序

张 颌

吾友翻风以《丹崖书论》稿命序。通读一过，踌躇畏怯，不敢落笔。因为书稿列篇通为对傅山书法之论说，而我对傅山之学素乏深究，未能窥其涯涘，至于对书法一道虽亦爱好，偶为而已，浅尝小试，不及樊篱。水平如此，何敢言序。傅山远澹而翻风幸近。我对傅山知之虽微，但对吾友翻风为人为学却知之深多，故尚可泛言所感，发抒肤见。傅山之著述甚为丰富，其中有关书法之说论亦多，惟支离零散未抽端绪，从来无人注释和专门论述。有之，当从《丹崖书论》为始，故此书可为试飞举步，开辟草莱之作。

一事开始，有难有易。所谓难，即前人未有型熔，无从参考，非有精到之见难以立言而昭人以信；所谓易，即可以浅言粗析，横抛引玉之砖。有精到之见者，贵在论据确凿，盘石难移，足以自信信人；浅言粗析者，即虚谷以待，能容可大。吾友翻风治学之方两而兼之。偶有偏颇亦大能自正，而对拂意之说亦能虚心择善从之，故能学业日新，精进不已。《丹崖书论》文思宏恢，天海不羁，浩漫之中多有发明。此亦吾友翻风治学特具之标格。世人有勤勉读书，一生不懈，如溺于深渊，没身无一创见者，此即所谓有学无识。吾友翻风则不然，每读一书多有领悟，凡有心得必在友朋中畅情议

论,而其思绪往往如新发于硎,使人有灿灿之感。《丹崖书论》即其读傅山书后之领悟议论之作。其中我或有以为不然者,但因我既昧于傅氏之学,复疏于书法之道,固不敢固执。

著作必求立说坚实,当锐不摧;刊书必求流藻垂芬,传世久远。吾以两求之义与翮风吾友相勉。

一九八四年十月半于太原作庐

题 词

卫俊秀

傅山先生这位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坚持民族气节的人物,终生以反清复明为职志,铮铮铁骨,在真理面前敢于为人所不敢为,光荣地博到了“义士”的称号。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博大的精深的。西方《楞严》,东土《南华》,钩深取极,少有其比;国学上的发明,医学上的创新,戛戛独造,受到识家的崇敬,或视为典范。“大河以北,无出其右”,足以当之而无愧。

他那以“瘦劲挺拗”为特色的书法艺术,曾得到章太炎、于右任、郭沫若诸大师文豪的高度评价:或视为“挽强压骏”,或誉为“生龙活虎”,或赞为“豪迈不羁,脱略蹊径,志在千里”。总之,那种风云雷电,林薄晦冥,逼人胸臆的气象,境界之大,都是他的人格的表现,思想的反映,感情的流露,值得研究继承,发扬光大,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这是我们爱好书法艺术者的职责。但他那狂草的书体、高古的诗文,常常使人陷入难识难解的困境,这就需要有研究、分析一类指引的著作了。

好友林鹏同志这本《丹崖书论》,正是这种论著。我虽仅拜读过其中的一部分,不难推知全豹,其中有注解、有释文、有分析、有

主见。例如他那篇《五峰山草书碑注释》，广征博引、纤细靡遗，并指出碑文的意义所在，艺术的价值，以及艺术创作的道路。我读后的确得到不少的启发，受益不浅。书中自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正好给人以思考的余地，促进并加深研究，以便寻求出一个究竟来，这岂非好事？

回想拙作《傅山论书法》一书，其中有些不安的地方，今读《丹崖书论》书稿，正可以纠正其中之不妥，引以为快。

今天嘱为写一题词，我想友情既非一般，又是同好，写上几句，机缘既不易得，也是个乐事。我说我的，像是聊天，与名人写序，无形中提高了作者的身价者自然不同。《丹崖书论》自有其价值在。我这些话，固无关乎它的损益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西安

写在书的前面

姚奠中

读了林鹏同志的《丹崖书论》，受益匪浅。书中对傅青主的生平、为人——特别是为人，傅青主的书法艺术和傅青主的书法理论，都作了广泛的探讨和阐述。

关于傅青主的书法，我在三十年代就接触到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我在太原求学，常有机会看柯璜（定础）先生作草书。他用铜锅煮墨，以大楂笔蘸之，一笔连书几张宣纸而墨不干，很是惊奇。后来在一位前辈家里看到两幅傅青主的草书，觉得与柯先生所作大有不同，但也难言其故。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在苏州“怡园”，见到水榭后壁正中核桃木刻的四幅大屏，所刻正是傅青主草书，一下子被它的气概所倾倒。那时，我正就学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每次听了章先生讲《古文尚书》之后，常同几位同门到“怡园”这个水榭相互研讨，整理笔记。“怡园”有藏书可查，有茶可饮，所以工作间隙，我们便一面品茗，一面观玩那几幅草书。我们几人中，有的学魏碑，有的学钟鼎，有的喜篆隶，但对傅青主的草书，却一致赞叹不置，认为三百年来无第二人。

抗日战争起，同人星散。我也由安徽而重庆，而贵阳，而昆明。十余年颠沛流离，虽未离教席，而前人墨迹与古帖名碑，过眼极少。

直到五十年代初，返回太原，才多次看到了傅青主的包括各体而以草书为主的书法墨迹与复制品，深感他的草书圆转之中富于顿挫节奏，笔力苍劲，气势逼人。以为自赵松雪、董玄宰、王梦楼一派的名家，以妩媚风流称者，皆难以望其项背。以邓石如之专攻，郑板桥之奇趣，被书法界推为佼佼者，比之傅青主，真不啻瞠乎其后。我以为宋元以来，堪与比肩者，唯有王铎而已。林鹏同志，先得我心。

至于傅青主对书法的言论，我过去没有留意过。现在看来，傅青主首先强调的是作人，是人的品质，其次才是书法。书法需要有骨气，而反对奴气、俗气，重视天机、率真、自然而反对哗众取宠、做作、软媚。他要求博学多练，但又要忘形求神……凡此，都和他的书法实践相一致。所以傅青主的书法和书法言论，对今天的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来说，是有典范作用和教育意义的。

以上这些，林鹏同志在书中都作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述。其余对《兰亭》和草书的研讨，可以作为两篇独立的论文来读。而《穿椎一得录》，讨论了十个问题，更是林鹏同志的书法理论。这三部分中的某些观点，读者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当然可以争论，但代表着他个人对书法的见解，而其总的精神则和傅青主的立论是一致的。也可以说，除一两点之外，都是从傅氏的书法言论中引伸出来的。这对书法界来说，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本书的组织结构，不拘形式。而不拘形式，正说明它的灵活性，也正不妨看作一种新形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于山西大学

目 录

序	张 颌(1)
题词	卫俊秀(3)
写在书的前面	姚奠中(5)
一 读《霜红龕集》札记	(1)
二 五峰山草书碑注释	(26)
附:《五峰山草书碑注释》附记	(32)
三 傅山论赵杂谈	(35)
四 《丝素》悬解	(42)
五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	(46)
六 傅山与王铎	(50)
七 “点黠”臆释	(56)
八 傅山与交山义军	(64)
九 傅山与褚临兰亭墨迹	(72)
十 草书漫谈	(84)
十一 傅山行草精品《丹枫阁记》	(102)
十二 读《清傅山书丹枫阁记》	(107)
十三 《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	(111)
十四 《傅山书法》前言	(114)
十五 《傅山书法续集》序言	(117)

十六	心画述零	(120)
十七	傅山的时代及其风格	(136)
十八	穿椎一得录	(144)
十九	隐退的意义	(171)
二十	傅山书法评传	(177)
二十一	傅山与狂草	(192)
二十二	碑林答问	(201)
二十三	“沃若在手”解	(206)
二十四	闲话学傅山	(208)
二十五	东海倒座崖	(211)
二十六	中庸为德论	(214)
二十七	卫俊秀著《傅山论书法》读后	(215)
二十八	狂草狂言	(217)
二十九	六人书展前言	(224)
三十	《郑林书法集》序	(225)
三十一	拜观卫俊秀先生书法	(227)
三十二	起家书《离骚》跋尾	(230)
三十三	有法以入,无法以出	(231)
三十四	“定磁碗”条幅观后记	(236)
三十五	见得《百泉帖》初刻初拓本	(239)
三十六	书法的本源	(241)
三十七	书法与汉字	(251)
三十八	传统的觉醒	(271)
三十九	蒙斋书话	(273)
	后记	(287)
	再版后记	(289)
	三版后记	(291)
	傅山书法图版	(293)

一 读《霜红龕集》札记

傅山,山西阳曲县(今太原市)西村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的曾祖父傅朝宣是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是嘉靖壬戌进士,做过山东辽海参议、朝议大夫;父亲傅之谟是个贡生,以教书为业,号离垢先生。傅山的六世祖傅天锡做过临泉府教授,以研究《春秋左传》著名于时。傅霖曾经批点《汉书》,刊印《淮南子》,著有《慕随堂集》。此后《左传》与《汉书》遂成为傅氏家学。傅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傅庚,字子由;弟傅止,字行可。傅山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好学深思,能够继承家学,发扬光大,尤其对先秦古籍有广博而精深的研究,著有《霜红龕集》四十卷。傅山除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深有研究之外,对医学也深有研究,著有《青主女科》等书。清初历史家全祖望说:“先生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注一)

傅山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裂的时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傅山为人耿介,青年时期能够仗义执言,为袁继成冤案的平反,敢于同阉党爪牙做殊死斗争,人称义士。明亡以后,他四处奔走,足迹半个中国,从事反清秘密活动多年,后在甲午朱衣案中,被捕下狱。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乎死掉。傅山的母亲深明大义,在傅山入狱后说:“我儿被捕,是一件极其自

然的事,就是死了也值得,不必救他。不过他只有一个儿子,能够保全下来延续傅氏香火,也就够了。”后来傅山的朋友们“出奇计”(注二),终于将傅山开脱出来。第二年出狱,傅山写道:“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这说明他曾经是抱定牺牲的决心的。

傅山出狱以后,数年之间,形势逐渐起了变化。反清斗争日趋瓦解,明桂王、郑成功、张煌言等相继去世,而清朝的统治则日趋巩固,这就是封建文人们所说的“天命有归”。于是傅山退隐山林,闭门著书,二十年不见生客。他晚年的活动范围就在晋中平川以至寿阳、平定一带山中。偶尔进城,或访友,或行医,大部分时间在崛崛山,或山下的土堂村研究经史。后来康熙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拒绝,声言病重。地方官吏派人用抬床把他抬到北京,这就是傅山自己说的:“地方官府即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丑。”(注三)康熙赠他内阁中书舍人的虚衔,他甚至拒绝谢恩。这就是他的气节,或叫做骨气。这就是所谓处治不媒进,处乱不易方。这在封建文人中是很少见的。然而在当时,即在满族人主中原的新王朝之初,却不是罕见的。例如顾炎武、李颀等等,莫不如此。傅山的母亲支持他进行反清斗争,他的哥哥、弟弟和儿子也都是坚决支持的。可以看出,傅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深明大义、正气凛然的家庭中。像这样的家庭,只有在比较穷苦的读书人中才能找到。这使我们想起参加交山农民起义军的那些举人秀才们,例如薛宗周和王如金,他们也是比较穷苦的,比较地能够接近劳动人民的士人,因而比较地具有政治觉悟和民族自尊心。

乱世出英雄,同样道理,乱世也容易出怪人。元末出了一个倪雲林,清高孤傲,有名的洁癖。傅山非常崇敬倪雲林,称他为“老倪”,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明末清初,出了很多这样具有怪癖的文人,例如南方的陈狂农,江西人,“甲申之变欲以身殉,不果,遂弃妻

子入欧公山,与人世隔绝,性奇癖厌俗……”(注四)苏北出了一个阎尔梅,号古古,丰沛人,甲申后他曾上书史可法,主张积极出击,收复中原。后来见大势已去,四处流浪,诗酒癫狂。阎尔梅是傅山的朋友,一六七一年他曾来太原访问傅山。九月九日,戴枫仲在太原崇善寺设宴招待他,傅山和潘次耕在座。酒席宴前阎尔梅呜咽狂叫、叹息呻吟,说了许多怪话,自己作诗,自己叫好,旁若无人。“茫茫四海似无声,且把长歌代痛哭。百万峰头一声啸,西风吹动黄花窍。复狂叫曰:窍字即古人亦不解,然下此字时,半日不得。”戴枫仲说他晚年“老而更狂,好使酒骂座”。戴枫仲写了《崇善寺游记》(注五)叙述这件事,行文奇巧,态度暧昧,对阎尔梅有毁有誉,字里行间又极力回护。细读之,好像是一篇对清政府的交代材料。然而傅山对阎尔梅却非常尊敬。当阎在太原时,傅山为他画了一幅《岁寒松柏图》,以此共勉。当阎离去几年以后,傅山曾梦见他,以至梦中还在同“老古”讨论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相比之下,傅山却不算很怪癖。他也很清高孤傲,但还没有到倪云林那种狂妄的程度;他也讨厌庸俗,但还没有到陈狂农那种不与俗人说话的程度;他也是容易感情冲动,爱骂人、爱喝酒,自称老蘖禅,但还没有到阎尔梅那种使酒骂座的程度。他同他们相比,老成得多,也深沉得多了。

这或许就是因为他擅长医道,经常为人看病,“山生平不登宦人之堂”(注六),比较能接近下层人民的缘故。他对穷苦人民和穷苦秀才,所谓“穷板子”,有着深深的同情。他的杂文《梨娃从石生序》,叙述梨娃“不爱健儿,不爱衙豪,单爱穷板子秀才”,并且说写此文是为了“长穷板子志气”(注七)。同时傅山有体力劳动的好习惯,甚至出外游历时也是同儿子一起拉车,晚上宿在旅店,还在灯下教儿子“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注八)。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傅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出狱以后退隐

山林,不是恣情山水,放浪形骸,也不是悲观绝望,故作清高,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尤其是深入地研究先秦诸子。这是他的思想和性格显得格外独特甚至可以说非常崇高的重要原因。先秦的众经诸子,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那是动乱时代产生的作品,也只有生活在动乱时代的思想深沉的人,才能读懂它们。正是因为这样,傅山才受到当时的志士仁人们的尊敬。他隐居了十年以后,许多当时的名人千里迢迢专程来太原拜访他,这些人中有顾炎武、阎若璩、潘次耕、朱彝尊、申涵光、李因笃等等。

有人说,以上这些人同傅山、戴枫仲组成了一个秘密集团,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这种说法,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现实性不大。因为在康熙元年以后,天下大势已经改变了,反清复明的活动已经无法展开。虽然如此,他们之中一些人,尤其是傅山,反清的思想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傅山晚年的反清思想,说的确切些乃是反暴政的思想。这正是他显得与众不同,显得格外伟大崇高的地方。

注一:见《阳曲傅先生事略》,载《鮚埼亭集》。

注二:邓之诚著《骨董琐记全编》第五八六页《朱衣道人案》说:“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光绪末山阳丁宝铨抚山西,颇好事,为重刻《霜红龕集》四十卷,附辑年谱,亦不能实指其事,但言纪映钟、龚鼎孳力救之,事白释归而已。癸巳夏,从友人处转录当时三法司提本,虽未为爱书,而坐罪张铨,出脱青主,业已定局。始知此案本末,无所谓奇计也。”邓先生不相信这中间有所谓“奇计”,反驳了全祖望的“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的话,理由就是三法司的提本写得很自然,很得体,不过就是“坐罪张铨,开脱青主”而已。其实,这就正是奇计所在。三法司的提本不可能也不敢把“奇计”一股脑写进去,如果那样还怎么能“开脱青主”呢?提本并非爱书,爱书是犯人的口供。爱者换也,口供是可以修改甚至更换的。所谓奇计,

并非一定如传奇故事一样神奇到惊人的程度。细看提本,即知所谓奇计者有四:一、迅速杀掉宋谦,使此案死无对证;二、将宋谦已死的消息及时透露给傅山,教他宁死不承认见过宋谦,坚称宋谦挟嫌扳诬;三、傅山从一被捕就抱定牺牲的决心,至此则重新修正傅山以前的供词;四、然后上下疏通,以达到“开脱青主”之目的。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民族斗争中,在敌人的法庭上,义正词严,视死如归,这是很不简单的。但是,案情重大而终于活下来了,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坐了一年多监狱,最后终于死里逃生回到了母亲身边,这简直是奇迹,而且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后来的傅山随着形势的变迁,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不能说同这次大难不死没有关系。

注三:见《霜红龕集》卷二《与曹秋岳书》。

注四:见《新世说》卷五。

注五:见邓之诚著《骨董琐记全编》第二五八页。

注六:见《霜红龕集》卷十二《太原三先生传》。

注七:见《霜红龕集》卷十五。

注八:见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

二

傅山所用过的别名、别号或叫做化名,非常之多,很难给予彻底统计。比较常见的有:公它、公之它、石老人、石道人、朱衣道人、丹崖、丹崖子、丹崖翁、石头、六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红叶楼主、不夜庵主人、不夜庵老人、啬庐、随厉、崖翁、侨山、侨侨山、侨黄、侨黄山、侨黄真山、侨黄老人、侨黄之人、松侨、松侨老人、侨翁、侨真山、酒道人、酒肉道人、老蘖禅、闻道下士、大笑下士、龙池道人、居士、道士、道人、霜翁、观化翁、西北老人等等。

傅山在书法作品中常署名“真山”,这是他的道号。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攻陷太原,三月进北京,四月退出北京,十月